

追求陽光

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

洪瑞麟◎著



●「請你放棄祭壇前的祈禱。神已不在你面前，祂已到全身泥巴的工人們那裡，到滿身流汗的農夫那裡，無論晴天雨天，都跟他們在一起。」

●年輕時就以成畫家為期許的我，泰戈爾的這一段話，一直就成為我繪畫素材取捨的準繩。十七歲時，畫的第一幅油畫就是渾汗如雨的農夫，而到退休前的最後一幅畫，依然還是滿身泥垢的煤礦工人。這將近一生的堅持，別人的看法，或許會認為是一種狂熱的固執，但對一個畫家，毋寧是一種真誠的奉獻、敬禮。

●即便留學日本的幾年，最令我感動的，不是那裡的櫻花，不是清淺的溪流，而是天寒下蕭瑟的勞動者。回國後由於偶然的機會，使我一生最寶貴的歲月，做了最理想的安排——到了瑞芳煤礦，從最基本的工人幹起，我與他們工作在一起，歡笑在一起，甚至結婚在一起（我取了工頭的女兒），當然苦難也在。一起。若要有區別，就是我用一枝筆，將他們的點點滴滴留了下來，我的畫就是他們的日記，也是我自己的反省。每當在坑道裡，在昏弱的光線下，我雖然是共同工作的參與者，但更是一個客觀的觀察者，面對他們堅實而疲憊的軀幹，他們毫無掩飾的裸露的骨肉，內心總有莫

名的衝動，我幾乎可以摸到，在那滿是塵灰與汗水混合的肌膚下生命的光輝，在他們一鏟一鏟單調的節奏中，不可否認的，他們掘取的不是煤而是生活的本質，生命莊嚴的躍動。幾乎難以想像，我們在礦坑裡工作的沈默，同時每天入坑時，嚴格的點名，也常引起一些直率的靦腆？因為嗜煙好酒的礦工總想夾帶點煙酒進去，這些都可能形成一次災變。就是幽暗中辛勤的工作，也是沈重而緩慢的挖掘，怕稍一不慎，引起落磐，引起無可挽回的悲劇。我們就是如此的工作、休憩、吃飯。這一切都強迫我必須用最簡潔的筆觸，將他們駝了的背，長久勞動而畸形的關節，整個身體因用勁而誇張的線條，真實的速寫下來。

●許久以來，勞動已成為一句動人的口號，事實上勞動者的生活，是很難被外人所真正瞭解的，沒有親身的參與，也無從瞭解這火一般熬煉的人生，也不能明白，他們究竟忍受了多少痛楚。尤其是煤礦工人，不見天日在他們不是一個形容詞，而是實際生活的寫照，天色未明，大家就進入了坑道，有幸出來，已是暮色黃昏，「明日」不是以日出、日落做為計算，而是一場間隔一場的沈睡或夢醒。危險與死亡更在漫漫的工作中，偶然襲擊而來。有時，午夜被驚醒，去處理災變中的工人，面對他們被坍方擊斃而變形的屍體，被窒息而青黑的面容，這一生都在默默工作的辛勞者，他們的死亡，是人生無奈的結束，還是另一種生命的起始？但我知道生者



的悲哀；我的，還有他們家屬無言的傷悼。有時我幾乎痛恨我的畫筆不能給他們實質的意義。

●我並不想強調什麼。那些已死的、垂老的，或是健碩的工人，他們更不會想到為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刻意的表白什麼。若還有什麼令人覺得偉大而神聖的，實莫過於這種態度，唯有真正瞭解人生原就是搏鬥，一條鋪滿荊棘而坎坷的道路，還有什麼不能看透；所謂的高貴，原也是粗鄙的昇華，所謂的粗鄙原也包含高貴的意義。至於美與醜，在我真正的衡量，更完全基於「人」是否在真實的生活。

●像我畫得最多的阿坤仔伯，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，甚至連妻兒也不顧，累了，站著也能入睡。而在兩千公尺低於海平面的斜坑中無休止的挖掘，誰能想像，他們只是單純的為生活掙扎，那他尋求的是什麼？我呢？站在坑口賣冰的孩子，也常是我速寫的對象，他的期待，是否有又見新生的喜悅，而他長大了，一條父兄走過的舊道仍等在前頭。有時候，我懷疑，我們的生活是否真如我陰鬱的色調，找不到太多溫暖？若有的話，那應是出坑歸家前的淋浴，在陰冷的冬天，雖然常因熱水燒得不夠溫度，而導致礦工們的大

罵，但這粗糙無忌的發洩，畢竟也是另一種身心的洗滌，可是燒熱水，卻成為流動最大的差事。最後總算找到了一位耳聾的工人，不但滿足了礦工一天緊張壓迫後的鬆弛，也為礦場解決了人事上最大的困擾。這彷彿是一個笑話，但在這背後隱藏著的嚴肅意義，午夜夢醒時，每令我反覆思量；梵谷根深泥土的執著，米勒人物的謙遜悲涼，此時都一一浮現眼前，大師盧奧出自宗教情操的悲憫，他對下層社會眾生痛苦的寫實，不得不使我對我的朋友們做一長期深沈的觀照，使我心儀的盧奧能將痛苦昇華為如此明淨的美感，這更加深了我掌握畫筆時的審慎與虔誠——對我的伙伴。

●四十餘年前由東京回來，也曾參加台陽美展，繼因志趣不合而退出，後雖也曾與張萬傳、陳德旺等組織「行動」畫會，取其不斷向前邁進的意義，不久亦因執於繪畫在於發掘自我，從此公開的活動日益減少。但對繪畫的努力從未鬆懈，當然對礦工素材的選用，更加肯定。

●六十歲時，自礦場退休了，退休的第一個願望，自然是追求陽光。不是對大半生濕暗生活的棄絕，應說是本能的追求。迄今也已八年，陽光下的世界，色彩的繁複，確也溫暖了我，然我一生的關懷、一生的傾注，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翻攪、不在筆下重現：千層地下無言的吶喊，何能相忘？（中時1979.6.25人間副刊原載）

洪瑞麟年表

一九二二—一九九六

- 一九二二 一歲 ◆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淡水河邊船頭行家。
- ◆父洪鶴汀雅好文藝，擅詩畫。
- 一九一七 六歲 ◆六、七歲即代父研墨，觀其作畫，從此畫心萌芽。
- 一九二〇 九歲 ◆就讀稻江義塾私立小學，得吳清海老師的欣賞與鼓勵，並將其所收藏的日本雜誌與畫集供他參考學習。
- 一九三二 十二歲 ◆遷居大稻埕江山樓附近，與楊三郎為鄰，意趣相投，交往甚密。
- 一九二六 十五歲 ◆就讀私立成淵中學夜間部，一心嚮往繪畫。
- 一九二七 十六歲 ◆參加第一屆台展。
- 一九二九 十八歲 ◆進入由倪蔭懷出資，石川欽一郎指導創立的「台灣繪畫研究所」，與張萬傳、陳德旺同學。
- ◆以一幅「靜物」水彩畫參加台灣水彩畫會展出，獲得頭獎，這是他第一次作品得獎。
- 一九三〇 十九歲 ◆九月，由陳植棋帶領前往日本東京，於川端畫學校洋畫部及本鄉繪畫研究所學習人體和石膏像素描，與李石樵同學。隨後張萬傳及陳德旺也到日本習畫。
- ◆同年入選日本白晝會展，並以「微光」（五〇號）入選第四屆台展。
- 一九三一 二十歲 ◆考入帝國美術學校西畫本科（今武藏野美術大學），受海老原喜之助、清水多嘉示指導。
- ◆加入日本東光會，並以「靜物」（二五號）入選第一屆東光會展。
- 一九三二 二十一歲 ◆九一八事變後，東亞經濟受影響，父親的經濟支援中止，為賺取生活費，洪瑞麟至高砂寮打工。
- ◆以「靜物」（五〇號）入選第十屆「春陽會展」，並連續八次參加該展。
- ◆加入「日本前衛美術俱樂部」。
- 一九三四 二十三歲 ◆加入日本新興美術家同盟。
- 一九三五 二十四歲 ◆以「蟬聲」入選第九屆台展。
- 一九三六 二十五歲 ◆日本帝國美術學校畢業，並參加東京神田「帝美三十六年展」。
- ◆十月，回台在台北教育會館舉辦第一次個展。與陳德旺、張萬傳加入台陽美協，並參加第二屆台陽展。
- ◆以「慈禧」獲第十回台展台日賞。
- ◆開始蒐集台灣原始藝術，與楊三郎、陳德旺同往屏東深山裡來社（今來義社）實地採尋。

- ◆年底再度赴日。
- 一九三七 二十六歲 ◆赴日本東北部小村落山形縣福岡旅遊，拜訪帝美同學細梅久彌，專門描寫雪景，集得寫生簿四大本，並製作百號的「山形市集」及數張油畫。
- 一九三八 二十七歲 ◆退出台陽美協。與陳德旺、陳春德、張萬傳、許聲基（呂基正）、黃清亭（星）等組織「MOVE」美術集團，並於台北教育會館舉辦第一屆展覽會（三月）。
- ◆七月返台，九月任職於台灣美術界元老倪蔭懷先生經營的瑞芳煤礦。
- ◆以「坑內工作」等作品參加台展，且入選第二屆府展。
- ◆十二月，與彭金花女士結婚。
- ◆獲倪蔭懷支持，赴日參觀「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美術展覽會」，並旅遊山形、岩手等地。
- 一九四一 三十歲 ◆父洪鶴汀去世。
- ◆「MOVE」集團改稱「台灣造形美術協會」，並增加美工設計等項目，成為綜合性藝術團體。新加會員有顏水龍、藍運登、范造偉、謝國鐸等。並在台北教育會館舉行展覽會。
- ◆日本實施戰爭時期「繪具材料統制法」，洪瑞麟以1940年代多用鉛筆、淡彩，並以父親留下來的「一批宣紙作水墨礦工畫」。
- ◆倪蔭懷去世。
- 一九五二 四十一歲 ◆與顏水龍、張萬傳、陳德旺復歸台陽美協，參加第十五屆台陽展，展出礦工作品。
- ◆再度退出台陽美展。與陳德旺、張萬傳、張義雄、金潤作、廖德政等人共組「紀元美術會」，並舉行首展。
- 一九五五 四十四歲 ◆三月參加第二屆紀元展，十一月參加第三屆紀元展，均於台北中山堂展出。
- ◆應全國美展邀請，以靜物及礦工畫參展。
- ◆參加青年會（Y.M.C.A.）中央山脈橫斷旅行團，沿途作畫，作品在青年會展覽。
- ◆搬離「懷山煤礦」，遷至東園一帶。（光復後倪氏家族收購瑞芳二坑，為紀念倪蔭懷，改其名為「懷山煤礦」。）
- ◆與楊三郎環島旅行作畫，並前往蘭嶼探討雅美族的生活與藝術。
- ◆應美專美術科主任李梅樹力邀，兼任該系素描課程，其餘時間則專心繪畫。
- ◆擔任大專入學考試術科閱卷委員。
- ◆與李梅樹、施翠峰前往日本考察美術教育。
- ◆以「坑內工作」水彩畫參加第一屆大專教授美展。
- ◆主持懷山煤礦所屬大溪煤礦現場業務。
- ◆以「池畔春秋」水彩畫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。
- ◆十月，於《雄獅美術》第八期刊出創作自述（礦工頌）。

- 一九七二 六十一歲 ◆自煤礦礦場退休。
- ◆與陳景容等七人再前往蘭嶼、馬蘭村寫生。
- 一九七三 六十二歲 ◆赴東南亞、日本等地旅遊寫生。
- ◆參觀日本亞細亞美展。
- 一九七四 六十三歲 ◆紀元展停展十八年，在呂雲麟宅推出小品欣賞展後（193），第四屆紀元展於台北哥雅畫廊展出。
- ◆與妻旅遊美國，參觀各美術館。
- ◆返台後指導雄獅美術主辦的鹿港、溪頭、日月潭寫生旅行團。
- ◆參加第五屆紀元展，於哥雅畫廊展出。
- ◆擔任台北市美展評審委員，六五年北區大專書畫展評審委員，第八屆全國美展籌備委員，第二十一屆全省美展評審委員。
- ◆第三次度與陳景容、陳銀輝赴蘭嶼寫生。
- 一九七七 六十六歲 ◆三月，參加第六屆紀元展於省立博物館展出。
- ◆五月，前往美國洛杉磯、紐約旅遊寫生，並探望子女。
- ◆八月底，因妻生病，返台求醫。
- ◆當選中華民國油畫學會理事，擔任第八屆全國美展評審委員，第三十二屆全省美展評審委員。
- ◆二月，其妻病歿。
- 一九七八 六十七歲 ◆四月，參加第七屆紀元展於台北太極藝廊展出。
- ◆八月，第三次赴美旅遊寫生，途中並於東京停留，參觀東京畫廊。
- ◆任第三十三屆全省美展評審委員。
- ◆與陳景容到台灣東海岸旅遊寫生。任北區大專學生美展評審委員。
- ◆六月二十五日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洪瑞麟所撰〈追求陽光——我的畫就是礦工日記〉。
- ◆七月，於台北春之藝廊開第二次個展「三十五年礦工造形展」，引起廣泛注意。
- ◆七月，《雄獅美術》第一〇一期刊出〈美術家專輯（四）洪瑞麟〉。雄獅圖書公司出版《地底的光——洪瑞麟礦工速寫集》。
- ◆赴美依親與大兒子洪鈞堯同住於加州龍浪多（Redondo Beach），往返於紐約、洛杉磯、台北之間，並赴歐亞各地旅遊寫生。
- ◆同年為永安礦坑災變，提供二十五幅礦工速寫作品，於台北

- 一九八〇 六十九歲 ◆赴美依親與大兒子洪鈞堯同住於加州龍浪多（Redondo Beach），往返於紐約、洛杉磯、台北之間，並赴歐亞各地旅遊寫生。
- ◆同年為永安礦坑災變，提供二十五幅礦工速寫作品，於台北
- 一九八六 七十五歲 ◆與女兒洪白雲、洪梅紅旅遊西歐，暢遊義大利古堡及希臘街景，並興起作了數十幅水墨畫。
- ◆「洪瑞麟工作室」成立，由洪瑞麟妻舅彭光照、彭春夫負責。
- 一九八七 七十六歲 ◆九月，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「洪瑞麟的藝術世界」。
- ◆紀元展停展一年後，第八屆在三四月於台北普及畫市展出。
- ◆六月，於台北阿波羅畫廊舉辦「洪瑞麟水彩畫展」，展出一系列台灣本土景緻的水彩小品，畫風輕快明朗，有別於礦工畫作。
- ◆十一月，在「洪瑞麟工作室」的推動下，於嘉義縣「新港文教基金會」展出「洪瑞麟礦工作品展」。
- ◆十二月，於台中現代畫廊展出「洪瑞麟油畫展」。
- ◆二月，於台北金橋書局展出「洪瑞麟礦工畫展」。
- ◆三月，應邀參加由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「台灣早期西洋美術回顧展1895-1945」聯展。
- ◆五月，以「礦工群像」應邀參加由省立美術館舉辦的「台灣美術三百年」聯展。
- ◆身體狀況由不佳的情形，漸趨穩定，於是與子女陪同赴大陸旅遊。
- ◆六月，於台北永漢國際藝術中心展出「洪瑞麟回顧展」。
- ◆參加第九屆紀元展，隨後即返回美國。
- ◆十二月，油畫作品「礦工」在台北傳家藝術中心的台灣美術精品拍賣會上，以高價賣出，創下台灣在世畫家最高畫價紀錄。洪瑞麟得知此消息，謙虛地表示自己一生作畫從未有任何目的，但是他很樂意自己的作品，能得到真正知音者的收藏。
- 一九九二 八十一歲 ◆一月，台北印象藝術中心畫廊舉辦洪瑞麟畫展，並出版《人道主義畫家——洪瑞麟》一書。
- ◆三月，參加「紀元創始會員展」於誠品畫廊。
- ◆第十屆紀元展於台北印象畫廊。
- ◆五月，藝術家出版「台灣美術全集（十二）洪瑞麟」。
- ◆八月，回台參加畫廊博覽會。
- ◆十月，李石樵美術館舉辦「洪瑞麟回顧展」。
- ◆美國加州時間十二月三日凌晨，因心肌梗塞逝世。
- 一九九六 八十五歲 ◆七月，在美國洛杉磯的順天美術館展出「洪瑞麟紀念展」，洪瑞麟作品首度大規模在海外展出。
- ◆十二月，為紀念洪瑞麟，新竹市的道路「瑞麟路」正式啓用。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「原鄉譜曲——洪瑞麟逝世週年紀念展」。